

星空高远,尘世纷繁。如今,陆家巷犹如一根扁担,一头是我旅居的城市,一头是生我养我的故乡。

## 巷如扁担

四十年前走出巷口的那一刻开始,陆家巷就像一盏灯火,时时闪烁在我的记忆深处。

近来总想要回去转转、看看。喜欢走进熟悉又陌生的小巷,轻轻抚摸着那些斑驳的墙,细细触碰着那些时光的脉络。仿佛只有在小巷的记忆中,找到的哭声、笑声、咳嗽声等等,才会显得那么真中似幻、幻中有真,值得用一生去咀嚼和回味。

小巷依然狭长,也依然宁静。没有闹市的喧嚣,也没有长街的车水马龙和熙熙攘攘。走进它,仿佛走进了脱离市井红尘的诗意居所。敞开的院门内,老人悠闲地靠在躺椅上,端着一杯清茶,听着电视机里有板有眼的唱腔,一边咿咿呀呀地哼着,一边晃动着锃亮的脑袋。

那些灰砖墙上的苔痕,那些青檐上摇曳的荒草,那些风雨中飘摇的庭院,无一不在诉说着小巷曾经的饱经风霜。把我从河水深处救起过的李叔,坐在门口晒太阳,气定神闲。

每次回到小巷,我就有一种感觉:只要在小巷踟蹰一会儿,心情就会如小巷里的古井般,很快沉淀下来,浮华和杂念不见了,变得澄明如水、舒缓自然。

我去过武汉黄鹤楼下的户部巷,到过北京城东的帽儿胡同,住过长沙的桔饼巷,我也曾无数次地站在南京乌衣巷口的桥头,悠悠扬扬地吟诵刘禹锡的名篇。

无论是我们熟悉的还是不经意间经过的一条条巷子,都有着不同的传奇故事。我的故乡白驹,据说在乾隆年间,有颜、陆两大家,蜚声画坛。陆西楼,号韵林,工楷书,善画芦雁;颜秋水,号穆之,善隶书,画梅竹见长。两家人,一家在镇西,一家在镇东。至今,镇东有颜家巷,镇西是陆家巷。

陆家巷内纵横交错的屋檐仄径,那是我们儿时的乐园啊,撒腿奔跑的游乐场。这里,记载着我们童年多少的欢声笑语,流淌着我和小伙伴们无尽的幸福时光。

天高云淡的日子,铺满蚬壳和煤渣的巷道,我们推着至七扭八的铁环,竟然差点冲进巷尾的串场河;暴雨过后,积水的沟槽或小塘里,我们放逐自叠的纸船,光着脚丫紧跟左右,那天真无邪的稚语童声也顺着水流漂啊漂啊,漂向了远方;“虾喽,鱼噢!”清脆的叫卖声从巷尾的码头传来,涌进小巷里,像淅淅沥沥的春雨从天空飘下,解落了一树的馋虫。

黄昏时分,家家户户的屋檐上都是炊烟袅袅。我们头戴绿叶青枝的柳条帽,挥舞着木头手枪,叽叽喳喳地赶着斜阳,追逐着、打闹着,进行最激烈最快乐的巷战。如若父亲下班的身影出现在巷口,观战的爷爷奶奶,定会做着手势,催我和弟弟们还有小伙伴悄悄“收兵”。

在那时,结渔网、做蛋簋子、糊药纸盒,那些风生水起的副业,既是不少家庭的一份支撑,也是我们小巷里的一道风景。炎炎夏日,奶奶戴着宽边的老花镜,坐在撑出清凉的黄杨树下,一边听着《岳飞传》一边结渔网,还能与邻居谈笑自如。最清晰也最难忘,奶奶九十多岁时为我精心烹制的菜肴,至今还珍藏在我的味蕾里。

现在,母亲和父亲都已离世。这丝毫没有减少我的乡情,倒是越发增添了我对陆家巷的思念。前年底,伯父也离开了我们。那时起我走出巷口,身后再也没有一双凝望我的眼睛了。“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痛彻心扉的思念,会把双鬓斑白的我变回小巷里那个彷徨迷茫的小男孩吗?

星空高远,尘世纷繁。如今,陆家巷犹如一根扁担,一头是我旅居的城市,一头是生我养我的故乡。

## 飞的姿势

你们飞的姿势  
就是踏实  
发展到一定的高度  
才有这种可爱的飘浮

王亚平用空气动力学做的发型  
很美 很酷  
你们边走边飞的姿势  
很美 很酷

你们的远离  
就是接近  
用你们艰辛的劳动  
接近科学的堂奥  
接近梦想的复兴

你们在浩渺的苍穹  
带来的美好祝福  
是最高处的祝福

你们的寂寞  
就是热闹  
你们的任务在天上  
但站在地上的十四亿亲人  
都在把你们仰望  
天地间有一条  
沟通的桥梁

你们在天上的授课  
受众不只是青少年  
如我年岁稍长者  
也是关注的学生

你们天蓝色的制服  
配上鲜艳的五星红旗  
很美 很酷

接受教育的课堂  
大到960万平方公里  
祖国把你们送上太空  
你们的幸运 我的骄傲

在这个时刻  
请接受我的致敬  
光荣啊 天上的劳动者

那飘飘的风筝扶摇而上,宛如轻盈的彩蝶,又如活泼的飞鸟,时而飘摇回旋云端,时而呼啸直上蓝天,使人心旷神怡。

## 放风筝

春回大地,又到了放风筝的好季节。

每当春风徐徐刮起,“呼啦啦”扑面而来时,在村头野外的田埂上,便会看见几个小伙伴手拿线棒,慢慢地放着线,手拉线绳,将风筝送入晴空。

此时的天空中飘荡着各式各样的风筝,颤颤悠悠,互比高低,都在向着蓝天、白云,向着未来展翅飞翔。放线的在前猛跑,托风筝的在后紧随。在欢呼叫喊声中,一只只美丽的风筝纷纷飞上了蔚蓝的天空。线儿越放越长,风筝越飞越高,“燕子”“福娃”“蝙蝠”“飞机”“蜻蜓”“蜈蚣”……各式各样的风筝把蔚蓝的天空装点得像美丽的万花筒。

那飘飘的风筝扶摇而上,宛如轻盈的彩蝶,又如活泼的飞鸟,时而飘摇回旋云端,时而呼啸直上蓝天,使人心旷神怡。小伙伴们或东或西,在空旷的田野汗流浹背地奔跑着,嬉笑着,一边放,一边拉,任那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小伙伴手拉线绳,仰望蓝天,倾诉着放风筝的感受。

小时候,我很喜欢放

风筝的那种感觉。放风筝就像对着一个好朋友,虽然不能面对面,但手里握着的是一条连着彼此的友情线,珍惜这份缘,不让风筝轻易断了线,想念就是抬头看看,牵引着彼此……我在放风筝时,看到它随着自己的鼓励,而慢慢升起时,心中会有说不出的成就感;如果因自己不慎,把牵引它的生命线不小心掉了或是缠住了,让它从高空坠落,那一瞬间,很有负疚感,并有拯救自己孩子般的冲动,急忙跑过去,和缠住线的对方争执几句。所以,放风筝很多时候讲究的是耐性和涵养。

放风筝的感觉很浪漫,在沐浴阳光的日子里,手里拿着牵线的风筝,看着它因你而飞入空中,又因你不停拖拽,让它在空中不断飞舞,既紧张又兴奋,我们在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努力地向上攀登,那感觉是令人神往的!

今年受疫情影响,在户外放风筝的小伙伴比往年少了,但他们的一颗童心未变。“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道出了风筝飞翔的雅趣。

### 诗 路花雨

市区  
韩冰

### 农 家风情

盐城  
戴永瑞

## 春韭正绿时

一阵泼刺刺的声响,会看到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集体欢叫着从空中与韭菜来个满怀拥抱。

春雨下了几场,大地开始温润起来。所有的绿色争先恐后地醒来。母亲闲下来的时候,一天总要去菜园里几趟,每次回来脸上总挂着欣喜,然后急不可耐地告诉家人,莴苣长高了,豌豆开始结荚了,韭菜也冒出来了。

莴苣,豌豆都看到过,长出的韭菜还没有发现。我赶紧跟着老母亲走到菜园里,菜园临水的一角,韭菜们就像相互招呼着似的,都努力挺直身子,任如瀑的阳光倾泻而下。

还记得这块韭菜地是老父亲花了半天工夫,一个人撑着水泥船到湖里捞起河泥,运到这里堆砌而成的。黑黑的河泥肥沃,黏稠,散发着特有的香味。父亲笑着说,不要小看这些河泥,韭菜有了河泥,它的根才能立得住。韭菜地有了河泥,因此才显得高耸了些,抢眼了些。母亲等河泥中的水分差不多滤去了,才将韭菜根埋进河泥。其实父亲选择这样的地段是有用意的,韭菜生长要靠水,有了水,它的生长速度才快。父亲取水的方式是用岸瓢站着将河里的水浇到菜地上,岸瓢有长长的竹竿做柄,远远地就能将河里的水兜住,使劲作一个弧度的动作,岸瓢就将河里的水带到韭菜地里。一阵泼刺刺的声响,会看到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集体欢叫着从空中与韭菜来个满怀拥抱。

阳春三月,韭菜没有辜负二老的心意,一个劲地长出来。母亲说,韭菜就要吃头和尾,意思是刚开始长出来的春韭,和初秋时停止生长的韭菜都很鲜嫩。

韭菜的吃法很多,光爆炒韭菜就让人齿颊生香。洗净切好韭菜,倒上香油,放入食盐,用猛火烧,只听到油爆的声音,等铁锅差不多烧红了,倒进韭菜,铁铲迅速翻炒几下,立刻起锅盛盘。此时的韭菜,如碧玉般,香、嫩,最是下饭。

韭菜也可以炒蛋、炒肉丝,除了韭菜,根本不需要任何配料,蛋和肉丝的香加之韭菜的香融合在一起,让味蕾有了崭新的体验。小时候,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韭菜下面条,绿色的叶浮在面汤上,很吊人的胃口。韭菜饼、韭菜馅饺子、韭菜春卷,都是西乡春天难忘的美味。

春韭不怕刀割,但西乡人像对待家人一样眷顾着韭菜。只要刚刚刀割了韭菜,立马会找来有机肥给韭菜补充营养,每天按时浇水。韭菜的生长速度没有停滞下来,几天后,新长出的春韭又像小姑娘一样秀眉秀眼了。看一看韭菜地,就知道主人的脾性,知道主人勤劳与否。主人精心侍弄韭菜地,自然有好的回报,满眼的绿色让人欣喜。记得小时候,母亲靠着韭菜的出产去换几个零花钱,就是硬靠自己起早贪黑侍弄,还依照自然规律,不该刀割的时候千万不要动刀。母亲将割下的春韭拣去黄叶,整齐地用草绳捆好,晾在堂屋里。第二天起个早,母亲带着韭菜到外村转上一圈,很快韭菜就卖光了。别人总是夸母亲卖的韭菜,肥、嫩、净。春天里,靠卖韭菜有了零钱,我们全家才得以度过了那些最艰难的日子,甚至我们的嘴里才有了零食。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对春韭产生了莫名的感情,在心底,那绿色的扁平的叶子,总是不自觉地疯长着。

春韭正绿,如今八十出头的母亲和我们一样,依然对春韭保持着纯真的感情,好像少了韭菜,心中就会显得空荡荡的,也觉得春光会逊色许多。

# 登瀛